

全省重点项目建设座谈会在我市召开

裴志扬史全等出席

本报讯(记者 张心致)6月21日,全省重点项目建设座谈会在我市召开。省发改委副主任、省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主任裴志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史全以及全省18个省辖市、10个省直管县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出席会议。

座谈会上,全省18个省辖市、10个省直管县重点项目建设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汇报了今年以来各地项目建设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省国土厅、省环保厅、省住建厅有关工作人员介绍了项目审批中的一些政策信息。

裴志扬在讲话中说,今年上半年,全省各地围绕重点项目建设,通过扎实工作、有效工作、创造性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项目建设投

资,确保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下半年,各地要着力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全年投资目标超额完成;着力开工、保投产;着力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进力度;着力突出抓好项目谋划遴选;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全力搞好服务。

史全新致辞。他说,近年来,我市始终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全市一号工程,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抓手常抓不懈,研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把今年确定为“项目提升年”,成立了市领导任组长的4个重点项目督导组和1个综合效能组,明确项目建设的时间节点,制定行动方案,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努力提升项目质量和服务水平,项目建设成效明显。

团市委、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为淇滨区大赭店镇姬屯小学

送去价值5万余元教学用品

本报讯(记者 陈海寅)“谢谢你们给学校送来了这么多乐器和体育器材,有了这些,我们给学生们上音乐课、体育课就不用发愁了。”6月18日,淇滨区大赭店镇姬屯小学校长张克有高兴地对团市委和市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

当天下午,团市委、市希望工程办公室来到淇滨区大赭店镇姬屯小学,为该校送来了价值5万余元的图书、文具、体育器材和乐器。学生们见到捐赠的足球、篮球、长笛、小号、电钢琴,都非常兴奋。随行的志愿者还现场弹琴,为学生们上了一堂音乐课。

据了解,姬屯小学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全校6个年级的193名学生中有一名兼职音乐教师。因为缺乏乐器和体育器材,音乐课常常变成自习课,体育课也是让学生自由活动。

“今年以来,团市委、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先后在全市各县区的40多所学校开展爱心捐赠和志愿服务活动50余次,累计捐助资金45万余元。随着高考录取工作的启动,我们还计划开展‘希望工程圆梦助学’行动,希望更多的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一起为希望工程助力。”团市委调研员、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冯智敏告诉记者。



盛夏来临,蚊虫增多。6月22日,市慈善总会号召志愿者工作站的志愿者们来到淇县黄河乡敬老院,为那里的老人送去10张凉席、10顶蚊帐和1台空调扇。本报记者 王鹏 摄

梦圆《鹤壁日报》

□余慧峰

上学时学中文,当教师时教语文,从政时做文秘,一直以来都把自己当成“文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自己的作品能为人知晓。但上学、工作的十余年间,笔耕的文墨从未见诸任何刊物,只是在某电台上播过那么一两次,不免有点心灰意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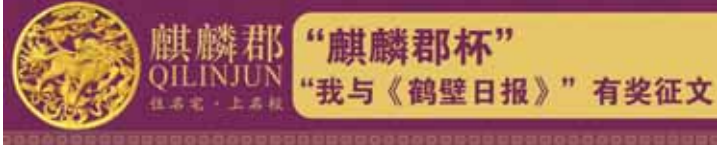
2005年下半年,《鹤壁日报》为配合市委、市政府工作,连续刊发了几篇主题不同的“大家谈”文章,社会各界人士皆可发表己见、畅所欲言。闲暇之时,写了几篇感慨发过去,也没想到要怎么样,但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大名竟然很快赫然于报上。虽然算不上什么真正的作品,但闻着墨香,看着放着光芒的“余慧峰”3个字,心里仍然波涛起伏,难以平静,激动、兴奋了好大一阵儿。

就是这么个小小的事件,搅动了自己本已趋平的心,创作的冲动重新萌发。以后的日子里,蘸着手、壮着胆、志忑着心,连续为《鹤壁日报》副刊投去了好几篇作品,盼望着哪天能见诸报端。但事与愿违,幻想、失望着交替变换了好长时间,报纸上也见不到自己文字的半点踪影,那些爬格子的东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苦楚之余,也就淡然了,淡然之后就金盆洗手——罢笔了。平淡的日子如初流逝,转眼间,两三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一个房间里洒满阳光的下,正在埋头工作的我被同事叫起:“快看,你的大作上报了。”懵懵懂懂的我相信非信,接过报纸,随意一瞧,真

的!在怀旧思绪中满足,淇县余慧峰!时间、心跳瞬间定格,头脑一片空白,手脚不知所措……那天,那个今生难忘的日子——2005年11月25日,自己真有作品发表了,虽然不长,占的地方不大,但足以让我雀跃。

真的感谢《鹤壁日报》,感谢当时副刊的编辑,在我即将放弃追求、将驿动的心上锁封存的那一刻,他们递给我一根救命稻草,让我重拾信心,回到了原有的人生轨道。之后,相信自己的我,隔三岔五地在《鹤壁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小家伙成长拾零》、《你好,春雨》、《读书,要的是一种感觉》……写人、叙事、绘景、抒情,广泛涉猎,不一而足。后来,我还结合政府工作发表了众多或长或短的新闻稿件,其中一篇写招商引资产开门红稿件上了头版头条,自己也因此连续两年被评为单位信息工作先进个人。随着见报作品的积累,写作的信心也层层累积。一段时间后,我已不再满足于在《鹤壁日报》发表作品,《淇河晨报》、《河南日报》也先后成为我攻克的地带,《小河畔》、《收获》、《露天电影》等作品应运而生。当我看着自己一篇篇文章见诸报端时,心里真的是高兴至极,自己终于有别人认可的作品了,终于可以摆脱郁闷、扬眉吐气了!对《鹤壁日报》的感激也就再次涌上心头。

今天,面对《鹤壁日报》,我还要说声谢谢!是它,让我圆梦;是它,让我圆梦!(作者单位:淇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群众身边好法官

——记笃行焦裕禄精神的兰考县东坝头法庭副庭长闫胜义



闫胜义竭尽全力去温暖和帮助当事人。

□河南日报记者 庞新升
通讯员 徐哲 程道强

引子

2014年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河南调研期间,专程来到兰考县人民法院东坝头法庭看望慰问基层一线法官。在同法庭副庭长闫胜义交谈时他说,闫胜义同志扎根基层法庭27年,坚持司法为民,努力化解矛盾纠纷,体现了亲民爱民、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广大法官都要向他学习。

时光回溯——1987年仲夏。苍松翠柏中的焦裕禄烈士陵园。河南省司法学校闫胜义和他的一名同学,在焦裕禄塑像前久久伫立,又在纪念馆流连忘返。他们面临毕业,有可能到省司法厅直属单位工作,今天路过焦陵,却陷入对未来发展新的思考。良久,闫胜义轻声却很坚决地说:“我想好了,毕业后哪儿也不去了,就回兰考!”同学说:“你回来我也回来!”闫胜义说:“焦书记是外乡人,为兰考都累死了!咱土生土长的兰考人,还能嫌弃家乡吗?”“对,我也这样想!”两个从小听着焦书记故事长大的年轻人激情满怀,一拍即合……

一晃27年过去了。当年这一幕,至今仍深深印在两人心头。闫胜义曾以诗明志:仲夏焦陵再忆君,耳濡目染感殊深。自此立下为民政,且把君心比我心。

“到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去!”

闫胜义他们是兰考县法院历史上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法官。当年刚进院的时候,领导问他们愿意到哪些部门去,闫胜义要求“到离群众最近的地方去!”领导很惊奇,说:“乡镇法庭离群众最近,那里正缺人,但条件相对艰苦,你愿意吗?”“愿意!”闫胜义回答很坚定。就这样,他被分配到了瓜营法庭,之后分别在张君墓法庭和南彰法庭工作。这两个乡都很偏远,张君墓是两省三县接合部,南彰是两省四县接合部,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他在这两个地方一干就是19年。直到2008年春天,闫胜义被调到东坝头法庭任副庭长。东坝头是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治盐碱、除内涝的主战场,闫胜义触景生情,说的第一句话是:“离焦书记更近了!”

27年来,他有3次回城的机会,但每次都主动放弃了!1994年,院党组有意调他回刚成立不久的法院研究室担任副主任。他却说:“我更愿搞具体业务,面对面打实地为群众办事。”

1998年,法院人事集中调整,院党组再次征求他的意见。结果他选择了更偏远的南彰法庭,到那里做了一名普通审判员。

2013年,他还可以到法院刚新建的新型合议庭。他第三次选择了放弃。

司法学校的老同学庄著立担任该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负责干部人事工作之后,曾专程去东坝头乡法庭找他。他把老同学领到过去,俗称“下马台”的张庄村,这里是当年兰考县的第一大风口,也是焦裕禄领着大家战天斗地的地方,而如今槐林葱郁,良田碧绿。闫胜义指着地上的坷巴草说:“你看这种草,贴着地生长,处处扎根,是很好的植物。我想,焦书记像天生的焦树,他的崇高和伟大我一生也赶不上,但我愿做这种坷巴草,扎根在农村,护岸护坡,保持水土。”庄著立很感动,但还是劝他:“胜义,回到城里还能给群众办事嘛。”他说:“县城离农村毕竟远一些。多数人都想回城,城里不缺货,但农村缺啊!”那天,庄著立对这位老同学的理解更深了一层。

他们的同学,当初一进基层法院的现在多是副科以上的级别,在省市工作的,处级干部比比皆是,还是是科员级别。1998年工作调整时,闫胜义当时在张君墓法庭以副庭长身份已经主持了几年工作,院党组想调整他到民庭担任副庭长,一般人看这当然是件好事:既能进城,又有利于下步解决副科级,没想到他要求继续留在基层。但这时他在张君墓法庭的位置别人已经接替,他便提出可以到别的法庭。去别的法庭已没有领导岗位。他说:“当审判员就行!”南彰地处偏远,总是缺人,于是他要求去南彰。几年后,为方便他的生活,组织上又调他回到他家所在的张君墓,当年跟着他的书记员已经当了庭长,他做副庭长也丝毫不介意。

院里组织中层职务竞争上岗,闫胜义几乎每次都选择放弃。每年

评优评优、上报先进,他总是推辞:“比比咱的焦书记我还差十万八千里!还是多鼓励年轻人吧!”

闫胜义说,在朋友们看来,他这半辈子没官没钱,混得窝囊,可是他觉得,上有领导关怀,下有群众信任,外有同事喜爱,内有家庭和谐,工作忙碌而充实,生活简单而温馨——幸福指数高着呢!

“有这‘三个零’,我知足”

闫胜义早已习惯了走村串户,喜欢到村里巡回办案。他在法庭门口挂块小黑板,上面留着他的电话和去向。这块小黑板擦了写,写了擦,记录了他一次次在村里现场调查、调解、开庭,或者是回访当事人、看望困难的群众、找村干部交谈了解情况的经历,留下了终日奔波,不知疲倦的身影。

由于整天和群众泡在一起,他对农村的了解达到一种精微的程度,从而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办案方法。

他曾经化解过一桩疑案:两户责任田南北相邻。1979年春天分地时,两家在地头共同栽下一棵桐树苗,约定以树为界。十几年后,南邻配到了瓜营法庭,之后分别在张君墓法庭和南彰法庭工作。这两个乡都很偏远,张君墓是两省三县接合部,南彰是两省四县接合部,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他在这两个地方一干就是19年。直到2008年春天,闫胜义被调到东坝头法庭任副庭长。东坝头是当年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沙、治盐碱、除内涝的主战场,闫胜义触景生情,说的第一句话是:“离焦书记更近了!”

27年来,他办理了2600多起案件,结果是:“三个零”——发回改判率为零,错案率为零,上访率为零。闫胜义说,“有这‘三个零’,我知足。”

“对群众要捧出一颗心”

闫胜义自小生活在农村,对农家之困,农民之不易有着切身的体会,对农民也有深深的同情。二十多年来,他铁骨柔肠,带着对农民群众深厚的感情从事着法律工作。

2013年,谷营乡四明村杨洪因交通事故,右腿截肢,出院后将车主湖北一家石油公司告上法庭。法院依法判决后当事人均已服判。闫胜义脑子里总是闪现着杨洪拄着拐杖离开法庭时那颤颤的身影。他想,一个普通农民在遭遇这样的变故之后,心灵会受到多大的重压呀!他认为自己应该为杨洪再做些什么,即让他能帮他解决更多的困难,也让他感受到更多的关怀和希望!

在案件前期审理过程中,闫胜义曾经注意到被告方是一家有善心善举的公司,经常参加社会捐助活动。他想,假如在法律赔偿之外有爱心奉献,岂不是既能体现法律的严肃又能展现社会的温暖吗?他给对方石油公司打电话:法律程序走完,但法律无情人有情啊!想想农村老家咱那些父母兄弟,再想想一个失去一条腿的农民他今后的生活会怎样、家庭会怎样?如果能拉他一把,我们能忍心不管吗?闫胜义十分恳切地说:“我想知道你们经常做公益事业,也知道你们有这个能力,也就当是我替老百姓向你们求个情吧!”石油公司的领导被闫胜义所感动,研究决定额外给杨洪一万元生活补助。杨洪得知这些情况,紧握着闫胜义的手久久不松开,喊了一声“兄弟!”

有人戏说,岁月会让人变得麻木。但同事发现,闫胜义随着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年龄越来越大,心变得越来越软。越是为群众服务,服务群众的心也就越来越细。一个冬天的下午,闫胜义带着同事去一个调解无望的离婚当事人家里。男方躺在病床上。年近的老娘抄手坐在旁边默默无语。天擦黑的时候,两个孩子放学回来。按法律程序,夫妻离异需要征得10岁以上孩子生活意见。闫胜义问“如果爸妈离婚,愿跟谁一起生活?”“大点儿的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抱住闫胜义的胳膊哀求:‘伯伯,别让他们离婚!我和弟弟不分开……’闫胜义

的眼泪也就流了下来,把询问笔录打湿一大片。每当想到那一场景,闫胜义都有些伤感。

齐场村的小云姑娘,是个单亲齐场村的小云姑娘,是个单亲家庭抚养的孩子。爸爸常年在外务工,她跟奶奶相依为命。“每次看到这一老一少,我的心就忍不住发疼。”闫胜义心里惦记着,每次办案路过齐场村,都不忘买点东西去看她们,“这样心里会稍微好受点。”

还有张君墓的李大娘,老伴去世,闺女住不惯,在村里一人独居。闫胜义在张君墓法庭时经常照顾老人,调往东坝头法庭时,还把照顾老人作为一项内容与接替他工作的同志进行了交接。

今年3月习总书记在兰考的一句话,引起了闫胜义的强烈共鸣,“最根本的是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就像焦裕禄一样。”他把这句话工工整整地记在笔记本上。

把老百姓看成父母、亲人,闫胜义是这样做的。他说:“对群众要捧出一颗心。”

雷新村土地纠纷是一起大案,源于村里对机动耕地的处置。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村里保留了1000亩机动耕地对外承包。由于当时管理不规范,承包合同签还是没签,承包费交还是没交、交多还是交少,都没个准数。后来,中央大惠农农政策力度,每亩地各种补贴已经超过100元,而当初所定每亩190元的承包费却一直没提高。原先没有承包的农户自然提出异议,要求把土地收回重新安排使用,而几户承包户岂肯轻易退让,矛盾由此产生。年复一年,干部换了茬,也没能把问题解决好。每到种地时,村里空气就很紧张,一方要强硬,一方要对抗,村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抗,后来发展到集体上访,从县里一直到北京,最终走向法律诉讼。

庭长征求闫胜义的意见。闫胜义说:“群众的事情不能不管,案件再难也得办,就由我来办吧。”闫胜义和庭里同志进村调查,发现问题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他们还没进村,就有人放风,法官已经被包地户买通了,官司根本打不赢!还有人在私下里鼓动,意图把事情闹得更加混乱。更多的群众则是不愿面对法官,不敢说出实情。办案人员对案件处理有三种意见:一是按照《土地承包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将案件驳回,不予受理;二是按照掌握的情况硬判,走一步说一步。三是通过做大量工作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三种意见,第三种最难,而闫胜义坚持的是第三种意见。

3个多月过去了,闫胜义他们没少看冷脸、听冷言、吃闭门羹。他和同志们约定:“再难,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给群众一个交代!”

情况基本摸清了。凭借多年处置这类问题的经验,闫胜义认为必须借助更大的力量来促成问题的解决。他和庭长一起向院领导汇报,建议县委成立了综合工作小组,以法院为主体,纪检、组织、公安、乡镇等配合,联合开展工作。工作力度明显加大了,群众的信心也明显增强了。这时,闫胜义发现自己朋友的一名亲属是承包户,在村里地位和威望比较高。在朋友的帮助下,闫胜义首先找这一户做工作,使他首先答应把承包地交回村集体。坚决自此开始启动。闫胜义和同事们趁热打铁,一户一户地做工作,说法理,谈人情,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承包地全部上交到了村委会。法庭紧接着又指导村委会通过拍卖方式将收回的土地向外出租,租金向全体村民平均发放,平均每亩每年获得了几百元的土地租金收入。一起二十多年的土地遗留问题终于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闫胜义认为,法官就是要断案、解决问题的,所以不该“怕事”。越怕,事越难;越拖,事更难;解决了,它就不再难!他常说,想想当年焦书记面临的困难和困难,咱还有啥难可怕,有啥可为难的呢?

“法官是神圣的职业。法官如果不公正了,群众还会信谁?原告、被告是利益的关联方,如果偏袒一方,必然损害另一方。我不是不给亲戚朋友帮忙,因为这种帮忙看起来是在做好事,其实对另一方就是在办坏事,这是坏良心啊!”

“我认为法官和医生很相似。医生是解除人身体上的病痛,法官是解除人思想上的烦恼痛苦;医生每看好一个病,就是做了一件好事,法官每化解一起纠纷、调处一起矛盾,同样就是做了一件好事,心中的充实和喜悦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幸福与不幸,要看你和谁比,看用哪面镜子去照。践行焦裕禄精神,看起来都是在奉献自己为别人好,其实按我理解,它也给自己带来了好。都说现在的世界是喧嚣浮躁的,但你如果有焦裕禄精神滋养,你能常拿焦书记这面镜子照自己,你肯定会感到内心的宁静和充实,你的幸福指数会很高。”

他道谢说虽然是包工头,但问题的症结是工程甲方拖欠工程款。他和包工头一起找到工程甲方。他说:“眼下正收麦,农民急用钱。咱们都农民出身,要理解农民看着麦子焦在地里的心情啊!不管你们和包工头中间有多少扯不清的事,这个节骨眼上都得作些让步,先欠欠民工的钱支付了再说,这也算你们对农民的一种回报。”掏心掏肺的话打动了在场的人们。甲方同意拿出一部分款支付农民工工资。闫胜义亲眼看着农民工一个个把钱领到手,高兴兴走出大门,他才放心。

“同法官同一般法官不一样!”走南闯北做生意的李勇这样评价闫胜义,“一般法官想的主要是办案,同法官想的不光是办案,更重要的是办事,为群众办事。”李勇说这句话,引起了闫胜义的强烈共鸣,“最根本的是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就像焦裕禄一样。”他把这句话工工整整地记在笔记本上。

把老百姓看成父母、亲人,闫胜义是这样做的。他说:“对群众要捧出一颗心。”

雷新村土地纠纷是一起大案,源于村里对机动耕地的处置。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村里保留了1000亩机动耕地对外承包。由于当时管理不规范,承包合同签还是没签,承包费交还是没交、交多还是交少,都没个准数。后来,中央大惠农农政策力度,每亩地各种补贴已经超过100元,而当初所定每亩190元的承包费却一直没提高。原先没有承包的农户自然提出异议,要求把土地收回重新安排使用,而几户承包户岂肯轻易退让,矛盾由此产生。年复一年,干部换了茬,也没能把问题解决好。每到种地时,村里空气就很紧张,一方要强硬,一方要对抗,村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抗,后来发展到集体上访,从县里一直到北京,最终走向法律诉讼。

庭长征求闫胜义的意见。闫胜义说:“群众的事情不能不管,案件再难也得办,就由我来办吧。”闫胜义和庭里同志进村调查,发现问题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他们还没进村,就有人放风,法官已经被包地户买通了,官司根本打不赢!还有人在私下里鼓动,意图把事情闹得更加混乱。更多的群众则是不愿面对法官,不敢说出实情。办案人员对案件处理有三种意见:一是按照《土地承包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将案件驳回,不予受理;二是按照掌握的情况硬判,走一步说一步。三是通过做大量工作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三种意见,第三种最难,而闫胜义坚持的是第三种意见。

“群众的事再难也要管!”

雷新村土地纠纷是一起大案,源于村里对机动耕地的处置。

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村里保留了1000亩机动耕地对外承包。由于当时管理不规范,承包合同签还是没签,承包费交还是没交、交多还是交少,都没个准数。后来,中央大惠农农政策力度,每亩地各种补贴已经超过100元,而当初所定每亩190元的承包费却一直没提高。原先没有承包的农户自然提出异议,要求把土地收回重新安排使用,而几户承包户岂肯轻易退让,矛盾由此产生。年复一年,干部换了茬,也没能把问题解决好。每到种地时,村里空气就很紧张,一方要强硬,一方要对抗,村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矛盾对抗,后来发展到集体上访,从县里一直到北京,最终走向法律诉讼。

庭长征求闫胜义的意见。闫胜义说:“群众的事情不能不管,案件再难也得办,就由我来办吧。”闫胜义和庭里同志进村调查,发现问题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他们还没进村,就有人放风,法官已经被包地户买通了,官司根本打不赢!还有人在私下里鼓动,意图把事情闹得更加混乱。更多的群众则是不愿面对法官,不敢说出实情。办案人员对案件处理有三种意见:一是按照《土地承包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将案件驳回,不予受理;二是按照掌握的情况硬判,走一步说一步。三是通过做大量工作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三种意见,第三种最难,而闫胜义坚持的是第三种意见。

3个多月过去了,闫胜义他们没少看冷脸、听冷言、吃闭门羹。他和同志们约定:“再难,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给群众一个交代!”

情况基本摸清了。凭借多年处置这类问题的经验,闫胜义认为必须借助更大的力量来促成问题的解决。他和庭长一起向院领导汇报,建议县委成立了综合工作小组,以法院为主体,纪检、组织、公安、乡镇等配合,联合开展工作。工作力度明显加大了,群众的信心也明显增强了。这时,闫胜义发现自己朋友的一名亲属是承包户,在村里地位和威望比较高。在朋友的帮助下,闫胜义首先找这一户做工作,使他首先答应把承包地交回村集体。坚决自此开始启动。闫胜义和同事们趁热打铁,一户一户地做工作,说法理,谈人情,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承包地全部上交到了村委会。法庭紧接着又指导村委会通过拍卖方式将收回的土地向外出租,租金向全体村民平均发放,平均每亩每年获得了几百元的土地租金收入。一起二十多年的土地遗留问题终于在这里画上了句号。

闫胜义认为,法官就是要断案、解决问题的,所以不该“怕事”。越怕,事越难;越拖,事更难;解决了,它就不再难!他常说,想想当年焦书记面临的困难和困难,咱还有啥难可怕,有啥可为难的呢?

后记

采访中,闫胜义和我们常在一起无拘无束地闲聊。闲聊最能表达一个人的内心。我们留心记下了他的几段话,摘出来,以飨读者——

“有一首诗说的是人们退着插秧,退着退着,面前成了一片秧田。意思是人要知道退,才能得到想要的。很多人说我这不就是争,那也不争,其实我想要的,就是像焦书记那样为群众办事。27年的2600多起案件就是我退着的秧田。”

“焦裕禄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要忘掉自己,想着群众。忘掉自己,很重要的就是忘掉个人的名和利,忘掉这些,活得就轻松自然。想着群众,就是要想着群众的忧愁——老百姓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打官司。别人看来是鸡毛蒜皮,对他却是天大的事,他可能一辈子就为这一次官司——替群众分忧解愁,群众高兴,自己也高兴。”

“法官是神圣的职业。法官如果不公正了,群众还会信谁?原告、被告是利益的关联方,如果偏袒一方,必然损害另一方。我不是不给亲戚朋友帮忙,因为这种帮忙看起来是在做好事,其实对另一方就是在办坏事,这是坏良心啊!”

“我认为法官和医生很相似。医生是解除人身体上的病痛,法官是解除人思想上的烦恼痛苦;医生每看好一个病,就是做了一件好事,法官每化解一起纠纷、调处一起矛盾,同样就是做了一件好事,心中的充实和喜悦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

“幸福与不幸,要看你和谁比,看用哪面镜子去照。践行焦裕禄精神,看起来都是在奉献自己为别人好,其实按我理解,它也给自己带来了好。都说现在的世界是喧嚣浮躁的,但你如果有焦裕禄精神滋养,你能常拿焦书记这面镜子照自己,你肯定会感到内心的宁静和充实,你的幸福指数会很高。”

“群众的事情要办彻底!”

陈铁军是个搞建筑的农民工。2013年麦收时节,正是家中用钱的时候,但连续几个月工钱拿不到手,他于是和其他农民工一起把包工头起诉到了法庭。法律关系简单,判决结案容易,但闫胜义想的是,陈铁军离婚,愿跟谁一起生活?“大点儿的孩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抱住闫胜义的胳膊哀求:‘伯伯,别让他们离婚!我和弟弟不分开……’闫胜义